

FAMOUS WORLD ROMANCE SKETCHBOOK



世界著名爱情故事

精选集

麦琪 / 主编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FAMOUS WORLD ROMANCE SKETCHBOOK



世界著名爱情故事

精选集

麦琪 / 主编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著名爱情故事精选集/麦琪主编;张云初,袁虹等译.

—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5004-4117-7

I. 世… II. ①麦… ②张… ③袁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世界-近代 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8769 号

责任编辑 胡 靖

特约编辑 张云初

责任校对 顾 林

封面设计 石 巍

版式设计 戴 宽

出版发行 **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**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

邮 编 100720

电 话 010—84029453

传 真 010—84017153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北京金红发印刷厂

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mm 1/32

印 张 11

插 页 2

字 数 240 千字

定 价 23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爱情阐述（代序）

麦 琪

爱情，一个亘古不衰的话题。曾被多少人崇拜与渴望，也曾让多少人深陷其中尽品其味。对爱情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；却没有人能完整地解释爱情。还是听听这些文坛巨匠们如何阐述爱情吧！

1

欧·亨利说：当你爱时，什么都可以为之牺牲——《爱的牺牲》；

司汤达说：越想占有爱情，越容易失去爱情——《瓦妮娜》；

莫泊桑说：独自的爱情，注定悲剧的结局——《真的故事》；

歌德说：爱，需要勇敢与努力——《两个小儿女的奇缘》；

施笃姆说：爱，是那朵湖心的睡莲，那么魂牵梦萦又可望不可及——《茵梦湖》；

乔治·桑：爱的产生与身份无关，结局却被身份所左右——《侯爵夫人》；

泰戈尔说：爱，需要恒心——《深夜》；

普列姆昌德说：爱与荣誉同在——《烈女》；

高尔斯华绥说：爱是春天的花和歌——一首凄婉动人

的歌——《苹果树》；

梅里美说：爱也需要自由——《卡门》；

劳伦斯说：爱只是突然间的感觉——《吉米与绝望的女人》；

茨威格说：爱到极致无所求——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。

相信看完此书，您对爱情会有新的感悟。

目 录

爱情阐述（代序）	麦琪（1）
爱的牺牲	欧·亨利（1）
瓦妮娜	司汤达（9）
真的故事	莫泊桑（36）
两个小儿女的奇缘	歌德（43）
茵梦湖	施笃姆（54）
侯爵夫人	乔治·桑（88）
深夜	泰戈尔（123）
烈女	普列姆昌德（135）
苹果树	高尔斯华绥（149）
卡门	梅里美（216）
吉米与绝望的女人	劳伦斯（273）
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	茨威格（300）

爱的牺牲

欧·亨利

作者简介

欧·亨利（1862～1910），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，曾被评论界誉为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。

欧·亨利善于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描写美国社会尤其是纽约百姓的生活。他的作品构思新颖，语言诙谐，结局常常出人意外；又因描写了众多的人物，富于生活情趣，被誉为“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”。

乔·拉雷比来自美国西部橡树参天的平原，是个浑身散发着绘画艺术的天才。他还只六岁的时候就画了一幅镇上抽水机的风景，抽水机旁边画了一个匆匆行走的有声望的居民。这件作品被配上架子，挂在药房的橱窗里，挨着一个挂有几排参差不齐的玉米的穗轴。他二十岁的时候，背井离乡到了纽约，束着一条飘垂的领带，挂着一个更为飘垂的荷包。

德丽雅生长在南方一个松林环绕的小村里，她把六音阶之类的玩意儿玩得那样出色，以致她的亲戚们为她凑了一笔数目很小的款子，让她到北方去“深造”。他们没有看到她成功，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故事。

乔和德丽雅是在画室里遇见的，那儿有许多研究美术和音乐的艺术人士聚会，他们讨论明暗对照法、瓦格纳、音乐、伦勃朗的作品、绘画、瓦尔特杜弗、糊墙纸、萧邦、奥朗等等。

乔和德丽雅互相——或者是彼此，随你高兴怎么说，他们一见倾心，短期内就结了婚。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，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。

拉雷比夫妇租了一层公寓，开始组织家庭。那是一个寂静的地方，单调得像是钢琴键盘左端的 A 高半音。可是他们很幸福，因为他们有了各自的艺术，又有了对方。我对有钱的年轻人的劝告是——为了争取和你的艺术以及你的德丽雅住在公寓里的权利，赶快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卖掉，施舍给穷苦的看门人吧。

公寓生活才是唯一真正的快乐，住公寓的人一定都赞成我的论断。家庭只要幸福，房间小又何妨——把梳妆台放下来作为弹子桌；把火炉架改作练习划船的机器；把写字桌充当临时的卧榻，洗脸架充当竖式钢琴；如果可能的话，让四堵墙壁挤拢来，你和你的德丽雅仍旧在里面，可是假若家庭不幸福，任它怎么宽敞——你从金门进去，把帽子挂在哈得拉斯，把披肩挂在合莱角，然后穿过拉布拉多出去，到头还是枉然。

乔在伟大的马杰斯脱那儿学画——他的声望四方远播。他收费高昂，课程轻松——他的高昂轻松给他带来了声望。德丽雅在罗森斯托克那儿学习，他也是一个出名的专跟钢琴键盘找麻烦的家伙。

只要他们的钱没用完，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幸福的。谁都是这样——算了，我不愿意说愤世嫉俗的话。他们的

目标非常清楚明确。乔很快就能有画问世，那些毛发稀少而钱袋厚实的老先生，就会争先恐后地挤到他的画室里来抢购他的作品。德丽雅要把音乐搞好，然后对它满不在乎，如果她看到音乐厅里的位置和包厢不满座的话，她可以推托喉痛，拒绝登台，在自己专用的餐室里吃龙虾。

但是按我看来，最美满的还是那小公寓里的家庭生活：学习了一天之后的情话絮语；舒适的晚饭和新鲜、清淡的早餐；关于志向的交谈——他们不但关心自己的，也关心对方的志向，否则就没有意义了；互助和灵感；还有晚餐吃的菜裹肉片和奶酪三明治。

可是没多久，艺术动摇了。即使没有人去摇动它，有时它自己也会动摇的。俗话说得好，坐吃山空。应该付给马杰斯脱和罗森斯托克两位先生的学费也没着落了。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，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。于是，德丽雅说，她得教授音乐，以免断炊。

她在外面奔走了两三天，兜揽学生。一天晚上，她兴高采烈地回家来。

“乔，亲爱的，”她快活地说，“我有一个学生啦。哟，那家人可真好。一位将军——艾·皮特莱将军的小姐，住在第七十一街。多么漂亮的房子，乔，你该看看那扇大门！就是你所说的拜占廷式。还有屋子里面！喔，乔，我从没见过那样豪华的摆设。

“我的学生是他的女儿克蕾蒂娜。我见了她就喜欢极了。她是个柔弱的小东西——老是穿白的；态度又多么朴实可爱！她只有十八岁。我一星期教三次课；你想想看，乔！每课五块钱。数目固然不大，可是我一点也不在乎。等我再找到两三个学生，我又可以到罗森斯托克先生那儿

去学习。现在，别皱眉头啦，亲爱的，让我们好好吃一顿晚饭吧。”

“你倒不错，德丽，”乔说，一面用斧子和切肉刀在开一听青豆，“可是我怎么办呢？你认为我能让你忙着挣钱，我自己却在艺术的领域里追逐吗？我以切利尼的骨头赌咒，决不能够！我想我即使卖卖报纸，搬石子铺马路，多少也挣一两块钱回来。”

德丽雅走过来，勾住他的脖子。

“乔，亲爱的，你真傻。你一定得坚持学习。我并不是放弃了音乐去干别的事情。我一面教授，一面也能学一些。我永远跟我的音乐在一起。何况我们一星期有十五块钱，可以过得像百万富翁那般快乐。你绝不要打算脱离马杰斯脱先生。”

“好吧，”乔说，一面去拿那只贝壳形的蓝菜碟，“可是我不愿意让你去教课，那不是艺术。你这样牺牲真了不起，真叫人佩服。”

“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，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，”德丽雅说。

“我在公园里画的那张素描，马杰斯脱说上面的天空很好。”乔说。“丁克尔答应我在他的橱窗里挂上两张。如果碰上一个合适的有钱的傻瓜，可能卖掉一张。”

“我相信一定卖得掉的，”德丽雅亲切地说。“现在让我们先来感谢皮特莱将军和这烤羊肉吧。”

下一个星期，拉雷比夫妇每天一早就吃早饭。乔很起劲地要到中央公园里去在晨光下画几张速写，七点钟的时候，德丽雅给了他早饭、拥抱、赞美、接吻之后，把他送出门。艺术是个迷人的情妇。他回家时，多半已是晚上七

点钟了。

周末，愉快而自豪、可是又疲惫不堪的德丽雅，得意扬扬地掏出三张五块钱的钞票，扔在那八英尺宽十英尺长的公寓客厅里的的桌子上。

“有时候，”她有些厌倦地说，“克蕾蒂娜真叫我费劲。我想她大概练习得不充分，我得三番五次地教她。而且她老是浑身穿白，也叫人觉得单调。不过皮特莱将军倒是一个顶可爱的老头儿！我希望你能认识他，乔，我和克蕾蒂娜练钢琴的时候，他偶尔走进来——他是个鳏夫，你知道——站在那儿捋他的白胡子问道：‘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教得怎么样啦？’他老是这样问。”

“我希望你能看到客厅里的护壁板，乔！还有那些阿斯特拉罕的门帘。克蕾蒂娜老是有点咳嗽。我希望她的身体比她的外表强健些。喔，我实在越来越喜欢她了，她多么温柔，多么有教养。皮特莱将军的弟弟一度做过驻波利维亚的公使。”

接着，乔带着基度山伯爵的神气，掏出一张十元、一张五元、一张两元和一张一元的钞票——全是合法的纸币——把它们放在德丽雅挣来的钱旁边。

“那幅方尖碑的水彩画卖给了一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，”他郑重其事地宣布说。

“别跟我开玩笑啦，”德丽雅大叫道，“不会是从庇奥利亚来的吧？”

“确实是那儿来的。我希望你能见到他，德丽。一个胖子，围着羊毛围巾，叼着一根象牙牙签。他在丁克尔的橱窗里看到了那幅画，起先还以为是座风车呢。他倒很气派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它买下了。他另外预定了一幅——

那幅货运车站的油画，准备带回家去。我的画，加上你的音乐课！呵，我想艺术还是有前途的。”

“你坚持下去，真使我高兴，”德丽雅热切地说。“你一定会成功的，亲爱的。三十三块钱！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多可以花的钱。今晚我们买牡蛎吃。”

“加上炸嫩牛排和香菌，”乔说，“肉叉在哪儿？”

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乔先回家。他把他的十八块钱摊在客厅的桌子上，然后把手上许多似乎是黑色颜料的東西洗掉。

半个钟头以后，德丽雅来了，她的右手用绷带包成一团，简直不像样了。

“这是怎么搞的？”乔照例地招呼了之后，问道。德丽雅笑了，可是笑得并不十分快活。

“克雷蒂娜，”她解释说，“上了课之后一定要吃奶酪面包。她真是古怪姑娘，下午五点钟还要吃奶酪面包。将军也在场，你该看看他奔去拿烘锅的样子，乔，好像家里没有佣人似的，我知道克雷蒂娜身体不好，神经多么过敏。她浇奶酪的时候泼翻了许多，滚烫的，溅在手腕上。痛得要命，乔。那可爱的姑娘难过极了！还有皮特莱将军！——乔，那老头儿差点要发狂了。他冲下楼去叫人——他们说是烧炉子的或是地下室里的什么人——到药房里去买一些油和别的东西来，替我包扎。现在倒不十分痛了。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乔轻轻地握住那只手，扯扯绷带下面的几根白线，问道。

“那是涂了油的软纱。”德丽雅说，“喔，乔，你又卖掉了一幅素描吗？”她看到了桌子上的钱。

“可不是吗？”乔说，“只消问问那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。他今天把他要的车站图取去了，他没有确定，可能还要一幅公园的景致和一幅哈得逊河的风景。你今天下午什么时候烫痛手的，德丽？”

“大概是五点钟，”德丽雅可怜巴巴的说。“熨斗——我是说奶酪，大概在那个时候烧好。你真该看到皮特莱将军，乔，他……”

“先坐一会儿吧，德丽，”乔说。他把她拉到卧榻上，在她身边坐下，用胳膊围住了她的肩膀。

“这两个星期来，你到底在干什么。德丽？”他问道。

她带着充满了爱情和固执的眼色熬了一两分钟，含含糊糊地说着皮特莱将军；但终于垂下头，一边哭，一边说出实话来了。

“我找不到学生，”她供认说，“我又不忍心看你放弃你的课程，所以在第二十四街那家大洗衣作坊里找了一个烫衬衣的活儿。我以为我把皮特莱将军和克蕾蒂娜两个人编造得很好呢，可不是吗，乔？今天下午，洗衣作坊里一个姑娘的热熨斗烫了我的手，我一路上就编出那个烘奶酪的故事。你不会生我的气吧，乔？如果我不去做工，你也许不可能把你的画卖给那个庇奥利亚来的人。”

“他不是从庇奥利亚来的，”乔慢慢吞吞地说。

“他打哪儿来都一样。你真行，乔，吻我吧！乔，你怎么会疑心我不在教克蕾蒂娜的音乐课呢？”

“到今晚为止，我始终没有起疑。”乔说，“本来今晚也不会起疑的，可是今天下午，我把机器间的油和废纱头送给楼上一个给熨斗烫了手的姑娘。两星期来，我就在那家洗衣作坊的炉子房烧火。”

“那你并没有……”

“我的庇奥利亚来的主顾，”乔说，“和皮特莱将军都是同一艺术的产物——只是你不会管那门艺术叫做绘画或音乐罢了。”

他们两个都笑了，乔开口说：“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，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……”

可是德丽雅用手掩住了他的嘴。“别说下去啦，”她说：“只说，当你爱的时候……”

（张云初译）

瓦 妮 娜

司汤达

作者简介

司汤达（1783～1842），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。他三十几岁才开始发表作品。然而，他却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：数部长篇，数十个短篇或故事，数百万字的文论、随笔和散文、游记。政治与爱情这两大主题始终像红线一样贯穿在司汤达的作品中。

司汤达是以长篇小说闻名世界的。他的长篇代表作《红与黑》，传世一百多年，魅力分毫未减。他的短篇小说也写得十分精彩，脍炙人口，堪称世界短篇小说花园里的奇葩。

一八二八年春季的一天晚上，罗马举城轰动，名闻遐迩的大银行家毕公爵，在威尼斯广场边新落成的宫邸里举行舞会。意大利的艺术、巴黎和伦敦的豪华生活所能产生的辉煌壮丽，都汇集到一起，来装饰这座宫殿。

人们看到一些外国人，他们一进场就对舞会的富丽堂皇惊叹不已。他们说：“欧洲任何国君的盛典，都远不能与之相比。”因为国君们没有罗马式的宫殿，而且他们邀请的只是宫中的命妇，而毕公爵邀请的却全是美女。

英国上流社会那些端庄淑静的金发美女，和罗马那些

最俏丽的女人，早就渴望享有参加这个舞会的殊荣，她们蜂拥而至。

有一位年轻女郎由她父亲领着走进舞场，她那明亮的眼睛、乌黑的头发都表明她是个美丽的罗马姑娘。在她出场的一瞬间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她身上，她的一举一动都显露出风度不凡。

这天晚上，毕公爵对邀来的宾客心满意足。男人们似乎被弄得眼花缭乱。在这么多超群绝伦的美女中，必须确定谁是最美的人。评选有些犹豫不决，但瓦妮娜公主，就是那位黑发、亮眼的姑娘最终被宣布为舞会的女王。很快，外国人和罗马的年轻男人纷纷离开自己所在的沙龙，涌入公主所在的舞厅。

她的父亲堂·阿斯德拉亲王希望她先陪两三位德意志大公跳舞。接着，她接受了几个英俊绝伦、高贵至极的英国人的邀请。但他们一本正经的态度使她厌烦，她似乎更乐意折磨看来已为她坠入疯狂情网的堂·李维奥。他是罗马最引人注目的青年人，并且是个王子。可是，假若有人给他一本小说，他看不了一会便会扔掉，说看书使他头晕，在瓦妮娜看来，这是个不足之处。

将近午夜时分，有一个消息在舞会上传播开来，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。拘禁在圣昂日城堡的一个年轻的烧炭党人乔装改扮逃跑了。他以传奇般的勇敢，越过了监狱守兵的最后一道防守。他用一柄匕首袭击守兵，但是自己也负了伤。现在警察正循着街上的血迹追捕他，希望把他捉拿归案。

当人们讲述这个传闻时，堂·李维奥刚和瓦妮娜跳完舞。他为她的美貌和魅力所倾倒。当他把瓦妮娜领回座位

上时，用几乎变得发狂的声调问：“行行好，告诉我，您最喜欢谁？”

“刚逃跑的那个年轻的烧炭党人。”瓦妮娜回答道，“至少，他还做了点事儿，没有白活。”

堂·阿斯德拉亲王朝女儿走过来。他是个家财万贯的富豪，二十年来从未核对过管家的账目，那管家把他自己的钱复借给他自己，从中赚了一大笔息金。假如您在街上遇见亲王，您一定会把他当作年老的喜剧演员，而不会注意到他手指上戴了五六个大钻石戒指，他的两个儿子都当了耶稣会教士，后来都患疯癲死了。他已经将他们遗忘了。只是，他的独生女瓦妮娜不愿嫁人，这使他大为不快。她年届十九，已经拒绝了所有门第最显赫的求婚者。她这样做是出于什么原因？原来她认为：罗马人不值一顾。当年苏拉放弃终身执政，也是出于这个原因。

舞会的第二天，瓦妮娜发现她父亲，最不管事的人，一生中从未费力拿过钥匙，今日却小心翼翼地关紧了一扇门并加上锁。门里有一道楼梯通往宫邸四楼的一套房间，那套房间的窗户正对着一个栽着橘树的土台。

瓦妮娜上罗马城逛了几处地方，回来时，宫邸的大门由于准备安装灯饰，被堵住了，马车只好从后院进来。瓦妮娜抬起眼睛，惊异地发现在父亲谨慎地锁上的房间里，有一扇窗户打开了。她扔下伴娘，跑上楼顶，找了很久，终于在面对土台的这面，发现了一扇装着格栅的小窗户，它离她只有两步远。也许这间房里住了人。但，他是谁呢？次日，瓦妮娜成功地拿到了通往种有橘树的土台的小门钥匙。

她悄悄地走近那扇仍然敞开的窗户，躲在百叶窗后往